

卷一

醒醫六書

瘟疫傳正彙編

西昌熊松園先生編次

瘟疫傳症彙編

治疫全書
痢瘧纂要
痘痧紺珠

家塾藏板

傳症全編序

於哉天地好生順養仁壽豈嘗好与夢
物為疵厲哉而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人實
致之慨自人心風俗之蕩與天地六氣
相駁劣積為疵厲而天地六氣之邪寔
之此喻微君致恨于上混穹蒼清淨之
氣六賊水土物產之常故耳傳症有四

一曰疫、者鬱也。謂湮鬱太和也。一曰

瘧、者虐也。內經稱瘧之作也。恒于少

陽故寒熱半奇。其偏者為札。為痺。而嵐

瘧為尤毒。此天地暴氣也。一曰痢。于內經

為滯下。夏傷于暑濕。及秋而發。勢奔迫

其胃氣中絕者。遂成禁口。斃命尤速。其

一曰疽。疹痘疔。不見于內經。意者其起于

中古乎疹則有併稱為麻者不知麻形細
碎安紅綻朶如蚊迹模糊正疹邪匿命門
發則一齊湧出如蘇子芥子成粒成瘡毒
構于風火而血熱挾之即痘之夾疹夾斑
血陷黑陷未嘗不同源而異流嬰兒之受
禍也為更烈凡此所謂傳毒也者積邪于
六氣延染村墟痛傷天札天地隱心惻焉

天地不能言而堯帝岐伯苴史言之扁
鵲与和緩言之長沙東垣河間丹溪又
言之補敝救偏以挽太和之氣于天地
俾民無橫死此仁憫蒼物之心也亦良苦
矣然其說散而無紀義類弗強貫弗家
大兄 松園先生嘗目憂之因彙編諸
傳症為一書論必有宗治必有法辨新

必反覆詳盡死生而肉骨真以古仁人
心為心雖以諸生老布衣而不為良相顧
為良醫之意已見一班子朱子曰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吾兄誠有味乎言之仍在深
咀厚醞六籍之和而已豈井目溝衷所
可與耶書成授余讀之余故樂為仁人

君子暢所云、也是為序

時

乾隆四十二年青龍在疆圉作噩之辰寤
月上巳日學橋愚弟為霖拜言

傳症彙編總序

風寒暑濕燥火之為病自黃帝岐伯暨仲景東垣
河澗丹溪諸先哲討論研窮固已義例昭明精微
詳盡矣惟六氣之外診厲所鍾非風非寒非暑非
濕非燥非火而寔為風寒暑濕燥火之極致鬱勃
飛揚發為延蔓傳症如瘟疫痢瘡泄瀉麻痘之類
患者最多殺人亦最為慘者雖諸先哲間垂緒言
而獨無有輯為成書排比疏櫛簡核而詳明以垂

示于後來者也余自束髮受書即喜窮涉重樞素
問等集思欲搜擇纂次彙輯斯編願以體大義精
憲防舉業玄願未售匪朝伊夕矣丹心素期功名
念息乃取治疫之醒醫六書詳加考訂益以同邑
喻徵君之疫病論合為六卷業付梓人茲復取痢
瘧之症附以泄瀉為纂要八卷麻痘之症為紺珠
六卷同授開雕竊不自揆顏曰傳症彙編非敢謂
補先賢之闕遺作醫門之科律而竭才窮慮等之

劉蘭村在自就診給藥之條兢兢業業念茲在茲
積有年歲始得稍酬夙負藉手告成或以為非醫
家不無小補者或以為老而好事者悉眩于人老
人不復自計也

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一陽月西昌松園老人
陸立忠自述

自序

凡瘧之作由於外感風寒暑濕之氣內傷飲食生冷飢飽勞倦色慾之情或觸時行戾氣侵入皮毛浸淫肌肉損傷脾胃以致元陽不健氣滯痰凝發時呵欠戰慄發熱惡寒頭眩口渴腰膝痠軟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或單熱單寒或寒多熱少或熱多寒少其症有風瘧溫瘧寒瘧濕瘧痺瘧牡瘧食瘧痰瘧癆瘧鬼瘧瘴瘧瘧母瘧疫瘧痢之不同

而其治有發表和中攻逐堵截升提溫補之各異
療是疾者務先察脉審症辨其所感之何從受症
之所自而後因脉而定方對症而授藥則瘥無難
治而治無不愈者矣松園老人識

白序

痢之為症經名腸澼古稱滯下蓋由濕熱食積所
成或觸異氣而發甚至延門合戶共相傳染亦如
瘟疫之最危最險者竊查內經問答備極精詳然
但辨脉症決生死而未言治法仲景之書又缺滯
下一門後人第取金匱傷寒篇少陰下利諸條之
與滯下相似者採入痢門而治者往往鮮效自時
厥後間有發明然各執一偏言熱者遺寒言寒者

遺熱遇寔熱或行溫補遇虛寒或行疎散終不得
乎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之確情以施其汗下和溫
消導升補之定法諺云痢無正方良以此耳今瘟
疫之症余既得吳又可先生醒醫六書論釋付梓
以公同志矣因念痢之為症其傳染固與瘟疫同
治或少差生死呼吸其危險亦與瘟疫同不揣愚
昧綜核羣書凡有裨於痢門者罔不搜研彙輯叅
以管見釐為四端曰脈曰因曰症曰治有條不紊

亦簡而詳兼附瘡疾泄瀉諸門顏曰纂要或者與
治疫全書不無少助醫家於萬一云

乾隆乙未初夏松園熊立品識

醒醫六書瘟疫論原引

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
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
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
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瘟
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為辭
其于瘟疫證則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
係傷寒及其臨証悉見瘟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
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為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
春夏秋皆是瘟疫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

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
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
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
胎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
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况瘟疫與傷
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
以傷寒為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萬世
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
諄以告世至于瘟疫多于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
疫之症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即傷寒論亦

係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瘟疫無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藥不及而死者或妄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即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計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効醫者徬皇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

投醫愈亂不殆于病乃殆于醫不死于醫乃死于聖經之遺
亡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
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靈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
磨鑿方法詳述于左以俟高明者正焉

夏區具有性又可甫識

痢瘧纂要序

吾鄉能聖臣先生積學工醫自習舉子業外凡素問靈樞諸書及後來方家者言靡不研究因念時行瀉氣最足傷人前乾隆己丑年刻有治疫全書行世矣茲復彙輯傳染之痢瘧瘧疾泄瀉方論成帙付梓標其目凡四曰脉曰因曰症曰治取古人所曾言者而斷之以己意蓋誠哉得其要領者夫醫者治病首憑在脉而脉之理最微古人論脉者某脉為某經病不過昏上空言已也而治病者則舉其人之寒熱虛實一一憑諸寸指聞其果為是脉果為是症與否毫釐少差謬則千里此脉之難也且也其人受病之處莫不有其源有外

感風寒而病發者有內傷飲食而病發者有觸犯異氣而病發者有受病即發者有一時受病而隔時始發者有少年受病而數十年乃發者病者不能言也此存乎人事者也有同一病今年以此藥治之而效者明年亦以此藥治之而不效有同一藥此時治此一人而效者彼時治彼一人而不效用藥者亦不解也此又存乎天時者也所謂因也二者得乃可以論症乃可以言治法離古方以治今病不能泥古方以治今病亦不可得先生一一舉而辨析之而醫家之能事盡此矣豈獨治痢瘧為然也哉先生與先季叔為同輩硯友年且八十餘矣精神步履如壯時孫曾濟濟四世一堂聞其家居

丐醫藥者戶外屢滿而先生應之無倦色非所謂壽人即以
自壽者哉吁此亦可以知先生矣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
九月年家眷世姪劉芬拜書于見山書屋

自序

痘之與麻相似而實不相似者也然其源悉由胎毒復觸時
氣適為傳染亦猶天行疫癘也自佈苗起影既於灌漿落痂
變幻百端死生立判其症與疫癘同其險疫癘老少並受而
痘麻則專屬之小兒其治較疫癘為更難以最險症得最難
治是以庸醫束手而天札頻聯予久悲之思廣為拯之未能
也今疫癘痢瘧諸傳症漸次成書以公同志復取曩時所錄
先哲痘麻之論之治參互考稽仍衷管見題曰紺珠凡四卷
竊比卷蒙之術廣余保赤之心云爾乾隆丙申一陽月松園
老人熊立品自識

引言

痘之一症俗曰天瘡初因胎毒內藏既而時氣觸發其自發
熱見點以至收結常變吉凶前已備悉言之矣但其中常有
夫班夾疹痘母怪痘伏陷倒靨痘疔賊痘臭痘蛆痘種種名
目皆最危最險反掌殺人之症品以濟人念切不敢少憚勤
勞遍採方書廣求治法凡論辨精詳治法確當者逐條採錄
備載于卷使後起之士一目了然胸有定見起呱呱之白骨
而予以生全是則余之所厚望也松園老人熊立品識

辨孔瑱言自序

甲午秋余以鄉試至江城見坊刻有醫門普度一書不勝欣
賞竊謂疫痢二症至險至危久無定論頃予評訂吳又可先
生瘟疫一編剗剔問世今又得孔君毓禮合痢症之條窮源
源流明白顯示以為醫家之津筏此固予所踴躍延頸甚欲
引為將伯之助者也急索覽之則孔君書內論疫之言有顛
倒前輩貽害後人之甚者又不得不為之辨矣孔君論疫固
本吳氏原文而于其原序中瘟字盡改為溫又于吳氏原論
各條下竄竊已意居然以正名正誤自稱嗚呼瘟之與溫較
然兩症絕不相同而乃欲以吳書瘟名之真正者竟以瘟溫

混稱為正名吳書治瘟之不誤者又以瘟溫誤治為正誤耶
此余所甚不解于孔君者也夫吳氏之書專論瘟疫及余所
評訂原文甚明信如孔君言瘟即是溫又云加疔為瘟皆後
人之自為變易不可因易其文遂以瘟溫為兩病是則孔君
之敢于顛倒前輩貽害後人矣試思瘟與溫之較然而症者
而既欲顛倒以混其名則瘟與溫之較然而治者不致貽害
而混其治不止也然而吳氏所謂邪厲毒穢感受傳染之瘟
疫而可以內經素問之所謂冬傷于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
春必病溫之治以治之乎吾恐孔君亦知其不可也則瘟與
溫之各為一症固已顯然也且即溫之為症亦不一矣如冬

溫春溫風溫濕溫種種不同前賢尚論往籍可稽獨無有闕
入疫門瘟字混舉淆稱者故長沙張氏謂治疫為前人缺典
因著論以為補遺則瘟之與溫症不同而名各別又顯然也
蓋溫症有兼瘟氣而發者未有瘟疫而即名之以溫病者也
請得晰言之昔嘉言喻氏先軍之論疫也謂仲景傷寒論欲
明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正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駁
叔和四變篇謂瘟疫者另加一氣或溫氣兼瘟氣夫春溫之
正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而溫瘟並發之症必加兼字先
輩恐誤後人句斟字酌精細如此可知瘟疫與溫病之不同
者此其一也又謂四時不正之氣感之者初不名疫因病致

死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為疫矣以故雞瘟死雞猪瘟
死猪牛馬瘟死牛馬推之于人何獨不然夫病氣尸氣混合
不正之氣始名瘟疫而溫則冬傷于寒及冬不藏精之所致
是瘟與溫之不同者又其一也惟謂溫與暑濕熱之氣交結
互蒸其中或雜諸穢益以病氣死氣無分老少觸之即同一
病狀此則溫氣而兼瘟氣者然溫不同瘟玩一兼字可見不
得謂瘟即是溫者又其一也夫先輩不惜苦心以分而別之
而孔君必欲恣其私見以混而同之也余是以不解也直孔
君亦自知其立說之前後牴牾乎其評論雜氣曰疫病乃天
地疠氣時人以傷寒目之更以冬傷于寒春必病溫之溫病

混之則溫不可以混瘟孔君亦既知之矣而于瘟即是溫之
言不已自相矛盾乎又云疫病感天地戾氣也戾氣者非寒
非暑非燥非涼亦非四時交錯之氣乃天地間一種瀉氣至
于溫病則伏邪所發多有安居靜養別無他故倏焉而病詢
其所以然之故無處尋思求其感受之因杳不自覺則瘟之
不同于溫亦猶溫之不可以混瘟者孔君亦又知之而與瘟
即是溫之言相為矛盾不更彰明較著哉不但此也又據雜
氣篇評曰即如叔和所云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涼秋
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得非時之氣長幼相似者以為
瘟疫病其說亦似是而非是孔君又明知非時之氣如前所

云應溫反寒應熱反涼之類是為溫病而不可遂以為瘟疫
故謂叔和之說似是而非非也則瘟即是溫之言即問之孔
君其以為然乎否乎抑實矛盾乎此固不待智者而知之者
也嗟乎溫之為瘟雖亦多端然不如瘟之危險若大頭軟脚
疣瘡瓜瓢蝦蟆絞腸諸惡瘟治者差以毫釐病者即分生死
故吳氏醒醫六書寔專門名家之業無從顛倒無從疵議者
也而孔君云云且以正名正誤自命則余雖不與孔君辨而
不得不代為吳氏辨且為讀吳氏書而治瘟疫者辨之也易
曰由辨之不早辨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愚亦猶是耳知我罪
我不遑計矣爰就孔君原文為之條辨如左至若廟門余另

與瘡池合為論著附錄後編時乾隆乙未初夏八十一歲老
人松園熊立品自識

辨孔頊言

新建邑庠熊立品
聖臣甫辨

正名原文 愚辨分註各文下

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此即內經仲景嘉言諸前車所指之正溫病也冬傷于寒冬不藏精致寒邪深入過春感發伏邪浮越于太陽陽明少陽三經故身發熱真水虧缺邪火上炎腸胃如焚津液枯竭故口渴不惡寒者伏匿之邪鬱蒸成熱自內達外故不惡寒非如瘧瘵之熱而不惡寒也孔君誤認病原因而誤認病症遂誤有正名之書而寔由于誤解傷寒論也已寔誤而不正又奚其正也

後人省文加疒為瘧即溫也

此一溫字係春夏正溫或感受外邪而發之風溫濕溫也若瘧則疫病係感觸天地疠氣延門合境無論老少強弱共相傳

辨孔頊言

深者也。症候本不相同，病名所以各異。豈因其聲音之合遂併其字義而同一乎？至謂後人省文試問之，與疔孰為多孰為少乎？此又支離其詞之甚者。人兩易見，無俟繁言。

如病證之證，後人省文作証。嗣後省言加疔為症，又如滯下。古人為下利膿血，蓋以瀉為下利，後人加疔為痢，要之古無瘰痢疔三字，皆後人之自為變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瘰溫為兩病。

古誠無此三字，故喻氏嘉言先生以前亦有以溫疫名病者。古人字多通用，有一字而四五解者矣。若證一字，祇一義，則溫良恭儉之溫，即可解作溫。故知新之溫乎？且孔君謂古人以瀉為下利，試問今有痢者，孔君仍以洩瀉治之，有泄瀉者，孔君遽以痢治之，而執古人下利二字，謂痢亦為洩或瀉，即為痢乎？善讀書者，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因哉！孔

君之論
盡矣

各指其受病之原

冬傷于寒冬不藏精者春夏之正温也得非時之氣以為病者冬温風温濕温也感四時不正之氣而又雜以穢氣加以病氣尸氣者瘟疫也此瘟疫温病愛病之原其迥乎不同有如此者

乃指冬之伏寒至夏至夏發為温熱

精失閉藏水臟不勝寒肅而受傷冬不即病者以我政當權尚可禦侮至于春前時退氣泄熱既耗其液木復盜其精故略感微邪春則發為温病夏則發為熱病此內經仲景嘉言諸賢之所指以名温者也

又以非節之煖為瘟疫

按叔和序例固有其冬有非節之煖者各曰冬温寔未聞曰瘟疫即在昔諸賢俱指四時異氣或天地不正之氣為病亦無一人以非節之煖為瘟疫者孔君云云不知何據

果爾又當異症異脉

春溫之病其症發熱口渴而不惡寒初無傳滯若夫瘟疫初起不陰不陽似瘧非瘧先憎寒而後發熱久則但發熱而不憎寒或至日晡益甚頭疼筋強胎如積粉漸或黃黑芒刺二便秘塞甚至延門合境共相傳滯此症異也溫病之脉初但傷經者為陰邪發則為伏氣伏氣多弱脉久傷入臟者為陽邪陽邪為正溫正溫多洪脉若瘟疫之脉則詳于評訂吳氏六書中迥乎各別此脉異也孔君論脉不嘗云乎疫邪充斥脉多變幻或浮細如絲按之全無或沉微欲絕舉之不見或全伏或極促朝更夕改莫可名狀豈非脉異乎

不然何以知其受病之原不同也

既審其脉復辨其症借曰未知吾不信矣

設使脉症不同病原各異又當另立方論治法然則方論治

法又何立哉

按溫病之方論治法詳于內經素問及喻氏尚論後四卷瘟疫之方論治法則莫詳于吳氏醒醫六書其他散見于前賢

各書者雖更僕數即孔君所輯劉宏慶林起龍朱煜及前賢名方治案孰非因其脉症不同病原各異而方立者乎

所謂枝節愈繁而意愈亂學者未免有多歧之惑矣

體認得喻氏春溫之論清清楚楚參透得吳氏瘟疫之論明明白白不妄以瘟即是溫自然枝節不繁意亦不亂而何有

于惑何有于多歧

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故又為熱病即

溫病也

據稱溫熱首尾一體熱病固即溫病矣若瘟疫與溫熱首尾並非一體者何得妄謂瘟即溫也乎

又名疫者以其延門合戶如徭役之役衆人均等之謂也

詮解疫字義名通精確矣試問溫之為病曾育是乎即此數語似孔君亦明知瘟不同于溫也而又安得謂瘟即是溫

今省文作疫加疒為疫又為時疫時氣者因其感時行癘氣

也因其惡癘又為之疫癘終有得汗而解

按瘟疫之症必于下後求裏疏通緣得戰汗而解若起初即似孔君主用溫補而以木附參芪閉固皮毛壅滯經絡臃膈奚由得有戰汗自汗疫邪又何由得解哉

故燕冀名為汗病

按時疫時氣疫癘汗病皆瘟疫之別名更有大頭軟脚疙瘩瓜瓢蝦蟆絞腸等名目固皆孔君筆之于書者今謂瘟即是溫試問溫之為病曾有是乎

此外又有風溫濕溫即溫病夾外感之兼症各各不同究其

病則一

風溫濕溫均為溫病大端雖同而其實亦有治風治濕之異至瘟疫之與溫病則脉不同症不同治不同方不同矣何得謂瘟即是溫細按孔氏瘟即是溫之言初以為濕溫一症略略相近今復考其所引劉宏彞集補謂凡盛夏濕溫之症

即藏疫癘在內一人受之則為濕溫一方傳遍則為疫癘夫一人受之為濕溫是濕溫並不傳染他人也一方傳遍為疫癘者則延門合境共相傳染者也則瘟疫與濕溫且截然為兩病而况風溫春溫等反得與瘟疫渾而為一病之理哉

然後世稱疫者衆書以溫疫者弗遺其言也

此孔君正名之作所由來乎雖然吳氏論疫之書一字一句莫不湛深名理緯以名言固無俟後人是正矣即前賢論列散見各編者豈盡謬戾罔知者乎孔君訂吳氏之書而乃盡翻成說正以瘟疫同病之名視名編等子覆瓿炫淺學矜其割獲孔子有言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若孔君者其無乃不可乎

後以傷寒例及諸家所議凡有關於溫疫其中多有錯誤者仍恐致惑於來學悉採以正焉

按所引傷寒例及雲岐子活人書陶節菴朱丹溪等諸前輩皆冬溫風溫濕溫之議耳與吳氏專論瘟疫者渺不相涉乃橫加闌入吾恐孔君所謂滋學者多岐之惑者殆不啻其自謂也已則誤而不正而尚假正人哉

評曰細閱所辯諸條最為詳晰不但瘟疫之源流益著而風
溫濕溫併大頭軟脚等瘟之病原纖毫畢澈矣可謂有功醫
學

正誤

品按孔氏正誤諸條多係喻嘉言駁正王叔和傷寒序例并
雲岐子活人書陶節菴朱丹溪等辨論冬溫春溫風溫濕溫
之語絕非瘟疫症中所有事今孔君于吳氏瘟疫論中憑空
插入名以正誤豈以為吳氏未見以上諸書不知所謂詎有
名溫者而但諄然詳切于瘟疫之密治研方故待今日孔君
而正其誤耶

真又可先生醒醫六書原序

古之醫以實學行道而濟世今之醫以不學謀利而肥家即其立心已君子小人之迥別矣若粵東之醫則罪有尤甚微蠲不通方書並不知脉訣指下胸中茫然莫辨又安能辨病之經絡耶更有不但不辨藥性而並不識藥品惟牢記涼者凡某某味煖者凡某某味以及某形者為某味某色者為某味某臭氣者為某味而已至於孰為道地孰為精良一無所據而敢於懸壺入市者總欺粵人不讀醫書不講醫理不參脉法第就時俗之聞見因朋友之表揚遂忘其藥為刀鋸而殺人如草芥

矣余自奉

命撫茲粵東南抵任即聞醫皆庸劣而多傷人性命者未
之遽信也未幾家人病形瘦而神旺體作熱舌生胎此
實症之宜下而汗解者醫以為須溫補及不效更加參
附不數服而死者此其一繼而

歛差其官至粵輒病此北人而感南方之疫氣急宜下而解
者越數日病益劇余差人視之見其口燥語謔舌胎黑
而生刺此疫毒固結生熱熱極反兼水化故也非大劑
急下不能拔病回生而醫謬為陰症傷寒輒用桂附等
藥余見方即差人往止勿服服必大誤詎伊家人不信

竟以此藥進而某官即於是夜薨今年闕吏病乃時疫也宜下而汗解者而醫以吏年高用補劑以致毒氣肉閉擁塞垂危及明者診之詢其所服湯劑惟有頓足長吁不可以藥救藥此輕用補劑以殺人者又其一適家人雙目赤腫頭暈胸懣此瘟疫也醫不以為瘟疫而以為火眼竟用大涼之劑服之愈加昏瞶悶塞賴明者診之曰如再投涼劑命必休矣急用達原飲一服便減繼以兩三服全瘳甚矣此僕之得生幸早遇明者也因檢余所藏書有瘟疫辨症秘集詳讀熟玩益信向之所以為病而輒死者皆庸醫之殺之也迺授梓人疾刺之印

成廣佈凡醫給以全卷願熟讀而詳究焉其亦知汝前
此之誤殺人而懵不自覺乎其亦知今此之對是書而
慚焉內悔乎其試依其脉訣審其病症按其節氣而斟
酌慎重以用藥乎其細察表裏虛實陰陽寒熱主客緩
急了然于心了然于指不復任情率意妄施參附乎果
爾則庶幾以後此救人之功補前此殺人之過雖謀衣
食成家產而寸心不欺者鬼神可恕也倘仍自以為是
以人之性命為兒戲幸逃于王法而能遠于冥誅哉
是以不憚叮嚀告誡而為之序

欽命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

治疫全書

凡例八條

一 是編因瘟疫一症自古無真傳歷代明賢間有論及之者俱不得其肯要醫家遇此但照傷寒方法病人甚衆是以亟為編鐫拭目望其遠傳

一 是編溫証瘟疫雖非兩門然受病各殊見症不一表裏各異傳變不同不得不彼此分疏逐層剔出以示後人繩準

一 吳論專主胃家長于用下喻論溫經為主戒用下劑然細較之果其冬不藏精之正溫原當禁下間亦有不得不下之時若夫瘟疫為病一團邪氣結滯壅塞非下不愈每見

天行時疫多賴下奪始建回生起死之功醫者必先認清
二家所論之病察明二家所論之症查明二家所用之法
詳慎其治始無錯失

一溫瘟二字字義各殊音切則一讀者因溫與瘟一其音遂
混溫與瘟而同其治毫厘千里誤人甚衆茲于吳氏卷中
取用瘟字喻氏卷中取用溫字庶覽者觸目燦然免有適
燕指南之慮

一 是編辨症甚明論治最晰明通之士不費沉思業醫之人
一 查便曉若果各挾一冊貯之案頭懸之肘後或窮愁困
苦絕無請診之資雖邊遠遐荒無有良醫之地偶有一病

對病檢方按方用藥依其所患之症療之起死回生既足以表吾人利濟之深仁亦足以廣天地好生之大德

一吳論著自崇禎壬午經 巡撫廣東部院年 於藏書中
檢獲抄本授梓刊佈及進京路由江省子因就診始獲此
書則 先生此書尚未大行遠行無論僻壤窮鄉目所未
見即通都大邑亦耳所未聞可知也念子年逾七十歷覽
頗多獨此辨症審經處方用藥寔為奇創且試經屢驗不
恐秘而不傳漸至湮沒故特重加編緝叅之喻論譬如日
月合明容光畢照惟聖存心救世者或則再抒妙論或則
刊佈遠傳庶不負予此番苦心而民生慶幸矣

一 是編分為五卷第一二三卷將吳氏醒醫六書逐條標出者因瘟疫一症為最危最險之病從前諸家俱不過約略論及並無一人抉出其病之真正根源切要治法致後人一遇此症無從措手茲照原本一一編出稍為論釋以示後學章程第四卷摘錄喻氏各條因吳氏卷中專論天行時疫其于內經冬傷于寒冬不藏精春必溫病之旨未及闡明但邇來冬不藏精之人恒多患疫輒兼中寒者有之是以擇其議論透闢關照內經正旨者量為錄出以補吳氏未逮第五卷纂集疫門脉症方治俱係散見各種醫書之大法竊恐迫不及待之際難以遍加搜查絕無妙訣奇

方勢必坐視其死而莫之救改特分類登註以便後學取
裁

一是編間有問答者因傷寒瘟疫症頗相同認症審方最宜
分別并或感暴寒而又兼疫氣或既染疫氣而復感暴寒
及覆無常淹纏不已與夫溫病名目種種不同雜氣為病
各各不一及遞相傳染因由預防謹避要法凡二氏論中
所未及者今悉于答問叅按中一一指明以廣後人識見

治疫全書目次

第一卷

原病

瘟疫初起

按一條

傳變不常

按一條

急證急攻

按一條

表裏分傳

按一條

熱邪散漫

按一條

內壅不汗

按一條

下後脉浮

下後脉復沉

邪氣復聚

下後身反熱

下後脉反數

因證數攻

病愈結存

下膈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按一條

畜血

發黃

邪在胸膈

按一條

第二卷

治疫全書
目錄

辨明傷寒時度

發斑戰汗合論

戰汗

自汗

盜汗

狂汗

發斑

數下亡陰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下後間復緩劑

下後反痞

下後反嘔

補泄兼施

藥煩

停藥

虛煩似狂

神昏譫語

奔氣不語

老少異治

妄投破氣藥論

妄投補劑論

妄投寒涼藥論

大便

小便

前後虛實

脉厥

脉證不應

體厥

第三卷

雜氣論

論氣盛衰

論氣所傷不同

玆厥

呃逆

似表非表

似裏非裏

論食

論飲

標本

行邪伏邪之別

應下諸證

應補諸證

論陽症似陰

舍病治藥

舍病治弊

肢體浮腫

服寒劑反熱

知一

四損不可正治

感冒兼疫

瘧疫兼證

瘟瘧

疫痢兼證

婦人時疫

小兒時疫

妊娠時疫

主客交

調理法

統論疫有九傳

吳論總按

附大頭瘟等六症併方十二道

第四卷

喻嘉言尚論春温大意

按一條

温證上篇併摘錄温論五條

温證中篇併摘錄温論三條

按一條

温證下篇併摘錄温論四條

温瘧主治

温毒主治

温疫主治

喻論總按

附風温湿温等症併各方法

第五卷

採錄方法引

瘟疫辨症五條

按四條

瘟疫脉法

按五條

治疫諸方

按二十二方一條

辟邪避瘟諸法二條

避疫諸法六條

治疫諸法二十六法

止吐法

摘鼻法

取吐法

撲汗法

沃積法

止衄法

撲胸法

姜熨法

制發狂法

刮舌胎法

滋水法

葱熨法

蜜煎導法

猪胆導法

升水法

解斑毒法

護胎法

皂針導法

附未載取汗法說

病後調養法

用下護正氣法

辟瘟法

避瘟疫傳染法

辟邪法

第六卷

卷六

瘟疫客難

辨孔墳言

新

傳正彙編

痢瘧纂要目錄

卷之一

脈

內經脈法

十三則

岐伯脈法

三則

靈樞脈法

一則

金匱脈法

一則

戴同父脈法

一則

王叔和脈法

二則

李士材脈法

一則

總按一條

因

內經論

三則

金匱論

一則

王肯堂論

二則

明醫雜著

一則

喻嘉言論

二則

按三條

卷之二

症

李士材論則一

陽氣論則一

痢論虛實

實症之辨

虛症之辨

虛實總按

痢論寒熱

寒熱之辨

積垢辨論

痢論五色

華元化論則一

朱丹溪論則一

寒熱總按

腹痛

肛門痛

大孔腫痛

脫肛

裏急後重

按一條

噤口痢則二

休息久痢則三

冷痢則二

曉虫痢則三

婦人胎產痢

疫痢兼症按一條
瘡痢兼症二則按一條
似痢非痢則一

附按一條
各種壞症

卷之三

治九

李士材論則一
機要論則一
明醫雜著論則一

張石頑論則一
朱丹溪論則一
丹溪治痢則一

附
固腸丸并灸天樞氣海二穴法
喻嘉言醫律三條

治實痢

論治實痢一則
方一十四道

治熱痢

喻嘉言論則二

戴元禮論則二

附按一條 方六道十

治暑痢

証治準繩論則二

方十道

紀事則一 方一道

治虛痢

張石頑論則一

附按一條

方二十四道

治寒痢

張仲景論則三

劉河澗論則一

王海藏論則一

張景岳論則一

虛寒痢總按

方一十二道

治積滯

李士材論則一

附按一條

方七道

治五色痢

張石頑論則一

蘇元禮論則二

李士材論則一

附按一條

方六道

治腹痛

李士材論則一

証治準繩則一

張石頑論則一

附按一條

方九道

治腸痛

李士材論則一

并藥方

肛門痛

李士材論則一

喻嘉言論則一

并方藥

大孔腫痛 大孔開

張仲景論則一

戴元禮論則一

俱并方藥

脫肛

張仲景論則一

戴元禮論則一

按一條 方十二道

卷之四十

治裏急後重

朱丹溪論則一

李士材論則一

徐東臯論則一

總按一條

方一十二道

治休息久痢

張石頑論則一

李士材論則一

劉河澗論則一

附按一條

喻嘉言論則一

治案一條一方二十

治噤口痢

李士材論則一

張石頑論則二

方八道

治冷痢

張石頑論則一

明醫雜著則一

戴元禮論則一

馮氏錦囊則一

方亦道

治繞虫痢

論治繞

則一

方四道

治吐衄

附

治吐衄

則一

方三道

治呃逆

附

張石頑論

則一

方九道

卷之五

士

治婦人胎前產後痢

張石頑論

則一

繆仲淳論

則一

按一條

方八道

治疫痢兼症

則一

方論詳見治疫全書并前症例

治瘧痢兼症

則一

方論詳見瘧門并前症例

治似痢非痢

李東垣論二則

按一條

方二道

奇驗方彙計方一十五道 灸法見前丹溪十則條下

醫寬法見前裏急後重條下 狗皮膏 瀉痢靈膏

納臍膏 點眼膏

經

卷之九

七

在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傳症彙編 卷之一

第壹種

治疫全書 醫六書

吳有性又司撰新建邑庠熊立品聖臣甫編輯

同里姻姪夏廷儀煦園叅較

孫承統紹庭校字

原病

吳又可曰。病疫之由。昔以為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得非時之氣。長幼之病相似。以為疫。余論則不然。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

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
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厲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
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
口鼻而入所容內不在藏府外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
表不遠附近于胃為表裏之分界選緣料表半裏即鍼經所
謂橫連膜原是也胃為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餽于胃故
胃氣能敷布于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彌所不貫
凡邪在經為表在胃為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
所故為半表半裏其熱淫之氣浮越于某經即能顯某經之證
如浮越于太陽則有頭項痛腰痛如折如浮越于陽明則有

目痛眉稜骨痛鼻乾如浮越于少陽則有脇痛耳聾寒熱嘔
而口苦。大概觀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
邪之所著有天授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
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氣
亦自不及。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
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疫充斥厲不
論強弱觸之即病。則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
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
氣被傷。邪氣張溢。禁衛運行之機乃為之阻。吾身之陽氣因
而屈曲。故為病熱。其始也格陽于內。不及于表。故先凜凜惡

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故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週也。此際或有汗或反無汗者。在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疫邪在半表半裏。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潰。表氣潛行于內。乃作大戰。積氣自內。由膜原以達表。振戰止而後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即脉靜身涼。神清氣爽。霍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為順。即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暫通。熱雖暫減。愈時復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

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短或長。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于伏邪已潰。方有變證。其變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痢。或

嘔吐惡心。譫語舌黃。舌黑胎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詳見脉證治法諸條。

瘟疫初起

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伏脊之前。腸胃之後。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于經。不可認為傷寒表證。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草菓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

錢一

甘草

分五

右用水一鍾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疎利之藥又除煩南瘴氣厚
朴破戾氣所結草菓辛烈氣雄除伏邪盤錯三味協力真
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為達原也熱傷津
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榮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
之餘甘草為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不過調和之劑如渴與
飲非校病之藥也 凡疫邪遊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
升泄如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于少陽經也
本方加柴胡一錢 如腰背項痛此邪熱溢于太陽經也

本方加羌活一錢 如目痛眉稜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
此邪熱溢于陽明經也本方加乾葛一錢 證有遲速輕
重不等藥有多寡緩急之分務在臨時斟酌所定分兩大
略而已不可執滯間有感之輕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
甚而無數脈其不傳裏者一二劑自解稍重者必從汗解
如不能汗乃邪氣盤錯于膜原內外隔絕表氣不能通于
內裏氣不能達于外不可強汗病家見加發散之藥便欲
求汗誤用衣被壅塞或將湯火熨蒸甚非法也然表裏隔
絕此時無遊溢之邪在經三陽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
也感之重者舌上胎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後不從汗解

而從內陷者舌根先黃漸至中央邪漸入胃此三陽飲證
若脉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未表此
白虎湯證如舌上純黃色兼見裏證為邪已入胃此又承
氣湯證也有兩三日即潰而離膜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
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擱擱五六日後陡然勢張者
凡元氣勝者毒易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傳設
遇他病久虧適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
不去邪不去而病不瘳延纏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時
師誤認怯證日進參芪愈壅愈固不宛不休也
品按瘟疫初起其症每似傷寒蓋傷寒惡寒發熱頭疼身

痛癘疫亦憎寒發熱頭疼身痛然傷寒邪從皮毛而入由
皮毛而漸入肌肉臟腑脉或浮緊浮緩一二日間未曾入
裏口中不渴舌上無胎尚知食味通身翕翕發熱晝夜如
常若夫癘疫感天地厲氣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
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並不由皮毛肌肉初則舍于伏脊
之前膜原之間乃表裏交界稍遇感觸自內由中達外初
覺凜凜憎寒蒸蒸發熱日後但熱而不惡寒日晡益甚其
脉不浮不沉而數甚或頭疼如劈身痛若鞭面紅眼赤咽
乾口渴舌胎芒刺人事懨懨胸脇苦滿煩燥不寧更有一
種初起之時一陣憎寒一陣作熱時而寒熱併作譫妄如

狂不陰不陽似瘧非瘧飲食不思語言不盡頭疼身痛氣
噴如火心中鬱悶體倦神疲但覺憤憤無奈醫家無從捉
摸總不識其症為何症凡斯二者皆是瘟疫之情狀即今
世俗稱為天行時疫延門合境共相傳染者也

品再按疫邪雖從內發必由肌肉透達故每浮越于太陽
陽明少陽三經凡遇此症每于頭疼身熱腰背項痛凜凜
憎寒發熱時即用達原飲加入羌活如兼陽明症即加干
葛兼少陽症即加柴胡大劑與服提引疫邪速從三陽出
于肌表輕者一二劑可愈服藥後或欲轉為瘧疾隨與分
清陰陽按瘧法治之總不可稍事迂延使其舌胎黃黑而

聽疫邪陷胃也所以然者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若舌胎
一見黃色邪已入胃必俟下而後愈但得轉成瘧疾作止
有時或間日一發或每日一發前此所染之氣因大熱蒸
蒸而盡升泄于肌表所觸之邪因狂汗濺濺而漸透出于
膜原即或不藥亦自愈矣故凡治瘟疫務先着意于疫邪
浮越各經之時及早透從外出切切不可錯過此一個機
會此法屢試屢驗茲特表而出之

傳變不常

疫邪為病有從戰汗而解者有從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
無汗竟傳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及甚終得戰汗方解者

有胃氣壅鬱必因下乃得戰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裏有餘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而前證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黃因下而班出者有竟從發班而愈者有裏證急雖有班非下不愈者此則傳變不常亦為常變也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淫欲或向來下元空虛和熱乘虛陷于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閉塞小腹脹滿每至夜即發熱與導赤散五苓五皮之類分毫不效得大承氣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或裏有他病一隅之虧和乘宿昔所損而傳者如失血崩帶經水適來適斷心痛亦氣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變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傳變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疫而發瘧病

治法無論其病其病但治其疫而舊病自愈

品按疫邪著人先雖伏匿及其傳變種種不一療此症者務先辨症明確并審定其人平日所有舊病然後詳慎用藥庶無大誤

急證急攻

瘟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前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燥此伏邪即潰邪毒傳胃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六七午後復加煩燥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發到胃急投大承氣湯俟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鼻黑胎刺如失此一劑

之間而有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設此證不服藥或投緩劑羈遲二三日必死設不死服藥亦無及矣嘗見瘟疫二三日即斃者乃其類也

品按症未急速譬若賊寇凶勇而未勢莫敢當若非斬關奪門之將乘勢勦除城池必難保守今一日三變數日之法可不一日行之乎遇此等證萬萬不可羈遲而併用緩劑

表裏分傳

瘟疫舌上白胎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有三陽現證用達原飲三陽加法因有裏證復加大黃

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劑。惟毒邪表裏分傳。膜原尚有餘結者宜之。

三消飲

檳榔 草薺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黃芩 大黃 葛根 羌活

柴胡

薑棗煎服

品按疫邪分傳于表。則有頭疼身熱。脊強脇痛。耳聾口苦。眉稜眼眶皆痛。鼻乾不眠。舌上白胎之症。即宜于達原飲內加羌活柴胡干葛。使邪從表而出。若疫邪分傳于裏。即

有咽乾口燥。胸膈痞滿。面紅眼赤。渴欲飲冷。舌根黃黑。大便秘結。小水濃黃。即宜于達原飲內加入大黃。使邪從下解。凡用三消飲。務必辨明疫邪傳表傳裏孰少孰多。然後施治。不可造次。

熱邪散漫

瘟疫脈長洪而數。大渴復大汗。通身發熱。宜白虎湯。

白虎湯

石膏一斤

知母五錢

甘草一錢

炒米一撮

加薑煎服

按白虎湯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氣分藥也。蓋毒邪已

潰中結漸開。邪氣方離膜原。尚未出表。然內外之氣已通。故多汗。脉長洪而數。白虎辛涼解散。服之或戰汗或自汗而解。若瘟疫初起。脉雖數未至洪大。其時邪氣盤錯于膜原。宜達原飲。誤用白虎。既無破結之能。但求潰熱。是猶揚湯止沸耳。若邪已入胃。非承氣不愈。誤用白虎。既無逐邪之能。徒以剽悍而伐胃氣。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因而細小。又認陽症得陰脉。妄言不治。醫見脉微欲絕。益不敢議下。日惟雜進寒涼。以為穩當。愈投愈危。至死無悔。當此急投承氣。緩緩下之。六脉自復。

品按傷寒定例。白虎湯係治陽明經汗後脉洪大而渴欲

飲冷身熱有汗不解。或發紅斑方宜服之。若身熱無汗。脈浮表尚未解。或陰氣盛。雖渴不可用白虎湯。必裏有寔熱。大渴大汗者方可用。今疫邪入胃。裏有寔熱。陰氣不盛。可知。若果口渴多汗。脈長洪而數。得此辛涼。必從戰汗自汗而解矣。然有一等已汗已下後。而自汗虛熱不除者。必須審明。當加入人參。方纔取效如神。

內壅不汗

疫邪發于半表半裏。一定之局也。至于傳變。或出表。或入裏。或表裏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裏。乃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裏。此大謬也。嘗見大劑麻黃連進一毫無汗。轉見煩燥者。何

耶。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表。今裏氣結滯。陽氣不能敷布于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譬如縛足之鳥。反欲飛升。其可得乎。蓋鳥之將飛。其身必伏。先縱足而後揚翅。方得升舉。此與戰汗之義同。又如水注閉。其後竅則前竅不能涓滴。與發汗之義同。凡見表裏分傳之證。務宜承氣先通其裏。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

品按上條云。邪發于半表半裏者。此以邪氣平分而言。蓋疫邪從口鼻而入。舍于伏脊之前膜原之間。附近于胃。去表不遠。乃經與胃交界。及遇感觸。邪即從此交界之處發泄。或是浮溢于太陽陽明少陽三經。半出于表矣。而現表

症。乃謂之半表。如邪氣傳入胃腑。半入于裏矣。而現裏症。乃謂之半裏。所以然者。蓄積之邪。滯結壅塞。雖麻黃不能取汗。而惟承氣先通其裏。裏氣一通。則陽氣敷布。不待發散。而自然氣液蒸蒸矣。

○ 下後脉浮

裏證下後脉浮而微。數身微熱。神氣或不爽。此邪熱浮于肌表。裏無壅滯也。雖無汗。宜白虎湯。邪從汗解。若大下後。或數下後。脉空浮而數。按之豁然如無。宜白虎湯。加人參。覆盃。則汗解。下後脉浮而數。原當汗解。遷延五六月。脉証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經久。或素有他病。先虧。或本病。

日久下遲。或反覆數下。以致週身血液枯涸。或不得汗。白虎
辛涼除肌表散漫之熱。邪加人參以助週身之血液。于是經
絡潤澤。元氣鼓舞。腠理開發。故得汗解。

○下後脉復沉

裏證脉沉而數。下後脉浮者。當得汗解。今不得汗。後二三日
脉復沉者。膜原餘邪復瘀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後脉更浮
者。仍當汗解。宜白虎湯。

○邪氣復聚

裏證下後。脉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者。此非
關飲食勞復。乃膜原尚有餘邪。隱匿因而復發。宜再下之。即

愈。但當少與慎勿過劑以邪氣微也。

○下後身反熱

應下之證。下後當脈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開正氣通。鬱陽暴伸也。即如爐中伏火撥開。雖燭不久自息。此與下後脈反數義同。若瘟疫將發。原當日漸加熱。胃本無邪。誤用承氣。更加發熱。寔非承氣使然。乃邪氣方張。分內之熱也。但嫌下早之誤。徒傷胃氣耳。日後傳胃。再當下之。又有藥煩者。與此懸絕。詳載本條。

下後脈反數

應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熱。臍四肢時厥。欲得近火。壅

被此陽氣伏也。既下厥回，去爐滅被，脉大而加數，舌上生津，不思水飲，此裏邪去，鬱陽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湯，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隨其性而升泄之。此證類近白虎，但熱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因證數攻

瘟疫下後二三日，或一二月，舌上復生胎刺，邪未盡也。再下之，胎刺雖未去，已無鋒芒而軟，然熱渴未除，更下之，熱渴滅，胎刺脫，日夜更復熱，又生胎刺，更宜下之。曾有患疫月餘，胎刺凡三換，計服大黃二十兩，始得熱不復作。其餘脉證方退，所以凡下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醫家見理不透，經歷

未到中道生疑。徃徃遇此証反致擔擱。但其中有間日一下者。有應連下三四日者。有應連下二日間一日者。其間寬緩之施。有應用柴胡清燥湯者。有應用犀角地黃湯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某日應少與。如其不能得法。亦足以誤事。此非可以言傳貴乎。臨時斟酌。

病愈結存

瘧瘵下後。脉証俱平。腹中有塊。按之則痛。自覺有所阻而微悶。其或有升降之氣。徃來不利。常作蛙聲。此邪氣已盡。其宿結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損元氣。氣虛益不能傳送。終無補于治結。須飲食漸進。胃氣稍復。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

嘗遇病愈後食粥累月結塊方下堅黑如石

○下隔

瘟疫愈後脉証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時時作嘔飲食不進
雖少與湯水嘔吐愈加此為下隔蓋下既不通必返于上設
與牛黃狗寶及藿香丁香二陳之類悞也宜調胃承氣熱服
須得宿結及瀉糞粘膠惡物臭不可當者嘔吐立止所謂欲
求南風須開北牖是也嘔止慎勿驟補少與參芪下焦復開
嘔吐仍作也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瘟疫可下者約三十餘証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心腹痞滿便

于達原欲加大黃下之。設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動之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為開門祛賊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邪入胃，仍用小承氣徹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治，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為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投去病根為要耳。但要諒人虛寔，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揣邪氣離膜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殊，勿拘于下不厭遲之說。

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質寔頻數，窘急者宜芍藥湯加大

黃下之蓋邪氣客于下焦氣血壅滯泣而為積若去積以為
治已成之積方去未成之積復生故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乃
斷其生積之源榮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虛痢又
非此論

或問脈證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何也曰原其人病至大便
當即不行續得蘊熱益難得出蒸而為結也一者其人平素
大便不寔雖胃家熱甚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庶
下之證設引經論初硬後必溏不可攻之句誠為千古之弊
失承氣湯

大黃

錢五

厚朴

錢一

枳實

錢一

芒硝

錢三

水薑煎服弱人減半邪微者各服減半

小承氣湯

大黃錢五

厚朴錢一

枳實錢一

水薑煎服

調胃承氣湯

大黃錢五

芒硝二錢三分

甘草錢一

水薑煎服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

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與堅而潤燥病久失下雖無結

糞然多粘膩極臭惡物得芒硝助大黃有蕩滌之能設無

痞滿惟有宿結而有瘀熱者調胃承氣宜之。三承氣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標之品也。不耐藥湯者或嘔或畏當為細末蜜丸湯下。

品按傷寒陽邪入裏上中下三焦皆病痞滿燥實堅俱全者主以大承氣湯用厚朴苦溫以去痞枳實苦寒以泄滿芒硝鹹寒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若胸無痞滿除去枳朴名調胃承氣湯因其不作痞滿用之恐傷上焦氤氳之元氣也若腸胃實而未堅不用芒硝名小承氣湯以腸胃雖實而臍下未至結塊堅硬如石用之恐傷下焦血分之真陰謂不伐其根也今疫邪蓄積胃腑火氣內

攻耗氣搏血。腸胃如焚。或是胸脇痞滿。或是面紅眼赤。或
是舌刺唇焦。或是狂言譫語。或是上屋踰垣。或是撮空理
線。倘非承氣下奪。以存津液。以救腎水。則陽亢而陰不獨
存。有炮無生而已矣。品再按三承氣湯。係除一切裏症
之要藥。但亦有裏証甚急。而外證尚有頭疼身熱。表証未
除。不得不下者。須用大柴胡湯。通表裏而緩治之。又小柴
胡湯。加芒硝一味。亦是轉藥。凡有表証略未解。及老弱并
血氣兩虛之人。均應于此二方酌量用之。

小柴胡湯

見五卷治痰諸方條下

畜血

大小便畜血便血不論傷寒時疫蓋因失下邪熱久羈無由以泄血為熱搏留于經絡敗為紫血溢于腸胃瘀為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因結糞得血而潤下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妄如狂者此胃熱波及于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證矣仍從胃治

畜血兼發黃一証胃實失下表裏壅閉鬱而為黃熱更不泄搏血為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干血分不致畜血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發黃也但畜血一行熱隨血泄黃因隨減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有瘀血者原不發黃所以發黃當答在經鬱熱若專治瘀血誤也胃移

熱于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移熱于下焦血分膀胱畜血也小腹硬滿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責之畜血也但小便不利亦有畜血者非必小便自利方為畜血胃寔失下至夜發熱者熱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晝日熱減至夜獨熱者瘀血未盡也宜桃仁承氣湯服湯後熱除為愈或熱時前後縮短再服再短畜血盡而熱亦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燭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湯調之至夜發熱亦有痺瘧有熱入血室皆非畜血並未可下宜審

桃仁承氣湯

天黃
芒硝
桃仁
當歸
芍藥

丹皮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黄湯方

地黃一斤 白芍二錢 丹皮二錢 犀角二錢

鎊碎

右先將地黃溫水潤透銅刀切作片石臼內搗爛再加水調糊絞汁聽用其滓入藥同煎藥成去滓入前汁合服

按傷寒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今瘟疫初無表證而惟胃

實故腸胃畜血多膀胱畜血少然抵當湯行瘀逐畜之最

要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若畜血結甚者在桃仁力所

不及宜抵當湯蓋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故名之
然抵當證所遇亦少存此以備萬一之用

抵當湯方

大黃五錢

蟄虫二十枚炙乾研碎

桃仁五錢研如泥

水蛭炙乾為末

五分

照常煎服

發黃

疫邪傳裏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泄經氣鬱滯其傳為
疸身目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陳二錢

山梔一錢

大黃五錢

水薑煎服

按茵陳為治疸退黃之專藥今以病症較之黃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腸屈曲之火瘀熱既除小便自利然此症胃實為本必以_大黃為專功設去_大黃而服山梔茵陳是忘本治標鮮有效矣或用茵陳五苓不惟不能退黃小便間亦難利

舊論發黃有從濕熱有從陰寒者此在雜病有然若夫時疫既已傳裏乃熱病也燻萬物者莫過于火大熱之際燥必隨之古方有三承氣證便于三承氣加茵陳山梔隨證施治

邪在胸膈

痙痙胸膈滿悶心煩喜嘔欲吐不吐雖吐而不得大吐腹中
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此痙邪留于胸膈宜瓜蒂散吐

二

瓜蒂散
瓜蒂散者取其吐煩痙而快
瓜蒂散法多用梔豉湯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煩痙而快
瓜蒂散風涎而逐水也

瓜蒂散

甜瓜蒂 一錢

赤小豆 二錢

研碎

生山柅仁 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一鍾後入赤小豆煎至八九分先服四分

一時後不吐再服盡吐之未盡煩滿尚存者再煎服如無

瓜蒂以淡豆豉二錢代用

治疫全書一卷終